

回不去的坊下街

市四中九(7)班 郭瑾瑜

无意间翻开相册 ,第一张便是我的大头照 ,望见我后面的背景 ,不由得一顿。

提到旧城 ,如今改造的那一块儿地 ,承载着我全部的童年。

大概五六岁的时候 ,因为新家还未装修好 ,一家五口就住进了坊下街。那儿的房子很老旧 ,斑驳的石槛与瓦片 ,不知孤独地守望了多少年。那儿的小孩子不多 ,楼上楼下都住着老人家。每天出门 ,都能碰到 ,我总是扯着稚气的嗓子 :阿婆好 ! 老人家的眉眼里盛满了温柔 :唉 ,你好 ,你好 !

街道拐角的那家小店是每日上下学的必经之路。当我背着书包路过那儿时 ,和煦的晨曦中 ,眉眼弯弯的几个阿婆就坐在藤椅上 ,轻摇蒲扇。看见我 ,就会朝我打招呼 :上学去啊 ! 我总是轻巧地应道 :对 ! 上学去 ! 我的目光 ,久久地停在玻璃橱上的那罐大

贪吃街的记忆

市三中九(9)班 应宜彤

乳黄色的阳光晕染了天际 ,温暖了城市深处的老城。

夕阳西下 ,老城的贪吃街沐浴在这像奶油面包一样香甜的光辉中 ,呈现出一派宁静祥和之景。

天色渐晚 ,高楼大厦都亮起了灯 ,而贪吃街也在这灯红酒绿中真正热闹起来。

晚八点 ,贪吃街就已经被各种各样的香味全方位覆盖。行走人潮汹涌的街头 ,我也随之心潮澎湃。

穿梭在街头巷尾 ,小贩的吆喝声此起彼伏。店铺前的一张张小方桌旁挤满了人 ,桌上是刚端上来的热气腾腾的小吃点心。在一盏盏白炽灯的照耀下 ,滚滚白烟似薄丝白纱 ,夹杂着浓郁的烟火气 ,在老城上空盘旋舞动 ,与清脆爽朗的吆喝声相连成片。

贪吃街有许多美食 ,胖子嵌糕、缙云烧饼、豪大大鸡排等都是比较有名的。而我最喜欢的便是葱包和梅花糕。每次去卖葱包的店里 ,店内都挤满了顾客 ,店老板忙前忙后 ,娴熟的手法将每个葱包、每碗馄饨都安然无恙送到顾客手中 ,忙碌仿佛已成习惯。裹上蛋液的葱包看起来令人食欲倍增 ,一口咬下去 ,松脆的面皮配上细嫩的肉馅和清爽的卷心菜 ,令人神魂颠倒 ,回味无穷。坐在店内 ,听到最多的一句话便是 “老板 ,再来一碗 ! 人们在忙碌一天后 ,与亲友们相聚在此 ,吃着夜宵聊着天 ,欢笑声接连不断。卖梅花糕的店主总是热情地揽客吆喝 ,一个个外酥里嫩的梅花糕是店主手艺的施展 ,也是前来品尝的客人们永恒的记忆。

而在今年暑假 ,却传出贪吃街拆迁的消息 ,人们的猜疑也被一张张公告通知 ,一个鲜红的 “拆”字所印证。人们纷纷跑去打卡 ,和贪吃街、和老城作最后的告别。世间变化 ,日新月异 ,一代又一代人的童年记忆就此陨落 ,就如同鲸落十里 ,永远消失在现实生活的海洋中。

老城消失了 ,但烟火气不会消失。人们在结束一日的辛劳后 ,也总会走进内心深处的那座老城 ,回味这段永不消散的老城记忆。

大泡泡糖上。五颜六色的糖纸 ,似乎是我所有的梦想。

放学后 ,我又总会装作不经意地走到小店门口。那个阿婆早就看出了我的意图 ,伸出手招呼 :来来 ! 阿婆给你糖 ! 我的眼都要放出光来 :谢谢阿婆 ! 奶奶见了 ,又要怪我 :小孩子别吃太多糖 ,牙齿要空了 ! 没等她说完 ,我便揣着糖屁颠屁颠地跑走了。送我糖的阿婆只是盈盈地笑。

说到牙齿 ,我的第一颗牙就是在那儿掉的。而我龇着个漏风大牙的样子 ,咔嚓 ,一声被爷爷拍了下来。就这样 ,我有了这张大头照 ,手上还捏着颗掉下来的牙呢 !

那个时候不知听谁说的 ,下排牙掉了要放到高处 ,这样牙齿才长得齐。于是 ,来到阳台 ,我用塑料袋包着牙 ,望着对面的屋顶。爷爷倚着栏杆 ,笑着 :你就往那儿扔 ! 指了指对面。我蓄力 ,咬紧牙关 ,口中念念有词 :天马流星锤 ! 手用力一扔 ,那颗牙刚好掉到对面的瓦片上。爷爷在一旁笑着 ,夸我厉害。

老房子被拆那天 ,我又来到阳台上 ,靠着斑驳的栏杆 ,心里说不出的难受。

走了 ! 里屋传来母亲的呼唤。来啦 ! 我一边应着 ,边抢来母亲的手机 ,拍下一张照片 ,那是我最后一次见老屋。

老屋拆了。新房子建起来了 ,坊下街改名叫中厢街了。老房子 ,回不去了。

什么是我的童年 ? 与老人的招呼 ,摸不到的大大泡泡糖 ,扔到对面屋顶的牙

到不了的是远方 ,回不去的 ,才是故乡。

外婆家就在政和路 ,路的两旁种满了参天的无患子 ,衬得这路愈窄、愈矮小。出了家门 ,顺着停车场边的小道向前走 ,不到一百米就走到了鸣远路 ,这条路与政和路相比要宽一些 ,乌黑的柏油马路闪闪发亮 ,路两侧种的是梧桐。

小时候就和表姐住在政和路 ,在温岭方言里 ,政和路听上去就像是“金葫芦” ,同学问起我住哪儿 ,我便笑着和他们闹着玩儿 :我住“金葫芦” !

从“金葫芦”一路走到鸣远路 ,两旁高大的无患子和梧桐树 ,叶子密密匝匝 ,走在这样的路上 ,上学、放学成了一种幸福。爸爸呼哧呼哧地蹬着那辆笨重的老式自行车 ,我安稳地坐在后面 ,听着车轮滑过路面“啦啦”一声 ,听着风吹过叶子的“沙沙”声。车子骑到鸣远路了 ,我下车 ,背好书包连蹦带跳地跑进小学。即便是下雨刮风 ,该来的生活它永不缺席。

秋天了 ,小姨生了表弟 ,表姐一家便住回到他们自己的房子。我趴在窗台上 ,看着大人将大包小包塞进

老城旧事(二)

古巷记忆,很长

市三中七(7)班 程琳涵

记忆里总有一条老巷 ,悠长悠长的 ,像一个拉长的梦。时光不禁放慢了脚步 ,在当街井巷。

当街井巷真的很古。厚重的门板原是赭红的 ,现已风化成紫黑的了 ,门上满是锈迹的铜锁扣和剥落的金漆 ,无不见证这段风雨岁月。巷子正中央这口井建于光绪年间 ,粗糙的石上刻的字早已被磨平。站在巷口往里探 ,青石板路 ,黛青的瓦和乌青的屋脊 ,是历史的风从手上吹过 ,汇成无与伦比的震撼。

初遇当街井巷 ,我便爱上了。

巷子里的每个人 ,眉眼间都漾着一抹淡淡的从容。骑着自行车在巷里擦肩而过 ,彼此也道一声 :阿嫂 ,回来了 ? 拐进一个小弄堂 ,没几步便看到一户人家 ,古铜色的大门半开着。庭院深深深几许 ? 忍不住侧身向院子里张望。有花有草 ,蜷曲着长 ,铺开来长 ,一派烟火气。系着黛色围裙的妇人坐着小板凳 ,弯着腰剥豆荚 ,她剥得极快 ,却不显得慌张。脸庞寻常 ,浓眉大眼的 ,甚至有些粗犷 ,却和这小院、小巷那么和谐。一条土狗卧在她脚边 ,耳朵安适地垂着 ,微合的眼皮透出一股淡淡的满足 ,水一样 ,快要溢出来。我悄悄侧身退出来 ,真不敢打搅这幅静谧的画 ! 且让他们在旧时光里睡去罢 ,做一个淡淡的梦

还记得当街井巷夏夜的黄昏 ,夕阳碎碎的金洒在家家的屋檐上时 ,老巷热闹起来了。有把桌子搬到院里吃饭的 ,有拉了藤椅、摇着小扇坐在家门口纳凉的。竟有“轻罗小扇扑流萤”的味道。余霞在当街井巷逗留 ,单车后座的肩膀、玩“跳马”的小孩的侧身、下棋老人的褂子 ,被拉得好长。幽幽蝉鸣应和着街坊邻居的吴侬软语 ,很亲切。这个黄昏 ,当街井巷的影子没有尽头 ,似我对这古巷的记忆 ,很长 ,很长

多年后重返当街井巷 ,我才意识到 ,没有人可以拖慢时代的脚步 ,正如没有人可以拽住岁月的衣襟。

它变了。原本嵌着茸茸青苔的老墙被统一贴上有规律的方砖 ,老房子也没几幢了 ,家家都盖起了小洋楼。那口曾是全巷人生命之源的井 ,也被列入文物保护了起来。徘徊在巷子里 ,我忽地被一老伯叫住 :姑娘 ,怀旧啊 ? 我转过脸 ,有些凄然地叹了口气。他定也在怀念过去温馨的当街井巷吧 ! 谁知老伯说 :有什么好怀旧的 ? 我们的日子比过去好哩 ,街道也干净多了。人啊 ,总得向前看 ! 他淡淡地笑 ,像从前的巷里居民一样。

抚着崭新的木门 ,我一下子豁然开朗 ,改变的只是巷子的外貌 ,不变的是当街井巷骨子里的气质和居民安静恬淡的生活方式 ! 而我们也应将这条古巷 ,从过去 ,带往未来 !

政和路

市四中八(13)班 王易茗

车子后备箱。阳光很好 ,即使是在秋天 ,听着后备箱关闭的声音 ,我竟不愿意抬起头来目送车子驶去 ,将脑袋伏进臂弯 ,心底无端掠过一丝怅然。晚上居然没睡好 ,听不见楼上表姐咚咚咚的脚步声。我爬上四楼姐姐的房间 ,她的房间比我的小了一些 ,我拉开窗帘 ,打开窗户 ,低头看着政和路 ,但只能看见无患子金黄色的叶 ,叶间结出了果 ,很像桂圆 ,但不能吃。橘黄的路灯孤独地立在小路的交接处。我想起也是这样一个初秋 ,我和表姐走着到学校去 ,她手里握着一把蓝莓 ,她把蓝莓抛到空中 ,然后灵巧地用嘴接住。你不怕被呛死啊 ? ! 我们两个放肆地大笑着 ,推推搡搡 ,引得过路人回头看。绿叶已被浸染成金黄 ,醉在夕阳中 ,在这个秋天里熠熠生辉。

五年级的时候我转学了 ,没有再住外婆家。这似乎给了我些许安慰 ,有新的东西在引领着我 ,我很少想念政和路。偶尔一两个周末 ,一家人回政和路看看外婆 ,每次我都会像蚂蚁搬家似的带走几件东西 ,反正也

不住这里了啊。路边的公园翻新了 ,从前两姐妹抢着玩的“跑步机”也没了 ,停车场现在不让人进 ,只准停车。我把头埋进饭碗里 ,听着外婆的絮絮叨叨、表弟的大声嚷嚷 ,后院有野猫叫春的声音 ,令全家人皱起眉头。我放下筷子 ,走出门外 ,坐在无患子树下 ,呆呆地望着政和路。学业一天天繁重 ,竞争更加激烈 ,从未有过的寂静围绕在身旁。

表姐上初二、我上初一、外婆上杭州。我想回政和路去。我突然跟父亲提起。去那儿干吗 ? 连个人都没有。他疑惑地看我 ,我别过头去 ,我 ,我要找东西。什么东西啊 ? 跟你没关系。

再一次 ,我站在政和路上 ,明亮的路灯下 ,可以看见无患子本来的绿色。毕竟是令我熟悉的、陌生的 ,我仿佛又变成那个曾经的我 ,拉着姊妹的手跑向学校、跑去捡滚落到路面上的球。看着如流水般形形色色穿过政和路的人们 ,我知道我始终是我 ,我心里始终有这儿 ,我寻觅着找到那个自己 ,那段无声无息流过指尖的童年岁月